

## 春日，青藤小记

方华敏

我换上米色风衣，正准备外出踏青。转身取围巾时，忽见一茎新绿横在窗棂——去年的那株青藤竟已攀过四楼窗台，蜷曲的须蔓正轻叩我的玻璃。

它带着晨露的叶尖微微颌首，恍若故人重逢时的浅笑。我凑近细看，发现嫩叶背面还藏着去年冬天的旧藤，枯褐的脉络里竟迸出翡翠般的新芽。推开窗纱，南墙整面爬山虎正翻着绿浪，新生的红褐色触须在清风里舒展，像无数欲言又止的小手。

这景致让我想起童年老宅，每逢惊蛰前后，祖母总要擦拭那把老旧发亮的藤椅。她说植物认得每扇窗的位置，只要给点耐心，春天自会来敲窗。当时只当是老人的呓语，如今望着掌心这枚细小的嫩叶，突然觉出暖意——原来我们都在时光里缓慢生长，等待某个转身的瞬间，与春天四目相对。

我终究没有出门。将风衣挂回绿檀衣架时，衣摆扫到书桌上的镇纸，惊醒了压在台板下的老照片——那是前年拍的南墙，枯藤如老人手背的血管，在雪色里蜿蜒。如今这些脉络里奔涌着新绿，教人想起中医堂里“苦菜相济”的匾额。

泡了一杯明前茶端坐窗前，

发现藤蔓已悄悄改写了光的形状。阳光穿过叶的缝隙，在稿纸上投下不断变幻的水墨画：先是游动的鱼，后是展翅的鹤，待茶喝到第三泡时，竟成了我童年临摹过的《芥子园画谱》里的山石皴。

忽然记起昨日楼下有修剪绿植的声响。探头望去，园丁师傅正把剪下的藤蔓盘成圆圈。他仰头笑着，皱纹里夹着去年的爬山虎种子。我想植物确实比人聪慧，懂得把告别变成生长的仪式。

暮色渐浓时，风送来紫藤花的甜香。窗纱上停着只刚羽化的斑蝶，翅膀上还带着折叠的印记，像一封未拆封的春信。我轻轻把照片放回原处，突然明白祖母当年擦拭的从来不只是藤椅——她是在给时光抛光，让记忆保持适合生长的温度。

茶盏边缘的釉色映着最后的天光，聚成稿纸上完整的圆。楼下的园丁早已收工，但空气中仍悬浮着草木汁液的清苦，像某种未完成的承诺。

远处传来孩童追逐的笑声，他们的脚步惊起几片柳絮。在那个恍惚瞬间，我仿佛看见祖母立于老宅的天井边，正用竹竿引导新生的藤蔓爬上窗棂。她鬓角的银丝与青藤一起摇晃，构成春日最美丽的风景。

## 乡村四月槐花香

李从娥

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。霏霏春雨将树叶上的灰尘冲洗得干干净净，山坡上，叠青泻翠，蜿蜒起伏，银白色的槐花在春风吹拂下轻轻摇曳，散发出甜蜜撩人的香味。村里鸡鸣犬吠声，树林里清脆婉转的鸟鸣，令人神往，引人遐思。

我凝望着那串串洁白如雪的槐花，它们簇拥枝头，宛如冬日里未融的初雪，纯净而圣洁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槐花包子的香味，我忍不住轻轻咽了咽口水。蜜蜂在花丛中勤劳地穿梭，“嗡嗡”地唱着欢快的采蜜曲。我曾品尝过它们精心酿造的槐花蜜，那甜蜜的滋味让我心醉，心也跟着香甜起来了。

这时，原本寂静的山村因采槐花的人们的到来而变得异常热闹。槐花树下，一张张笑脸如春花般灿烂，胳膊上挎着竹篮，凝目望着洁白娇嫩的花瓣，手扶花梗，自上而下轻轻一捋，那凉丝丝、温润如玉的花瓣就落在篮子里了。人们都沉浸在采槐花的乐趣中，忙着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带回家，变成一道美味的佳肴。

母亲把槐花用清水洗净，放进翻滚的开水锅里打个滚，捞出来过凉，沥干水。

做槐花包子首先就是和面发面，母亲和面那是公认的好，好的标准是“三光”：盆光、手光、面光。我最爱听母亲剁馅时，那厨刀起落之声。厨刀如鼓槌，砧板似鼓面。初时，肉块大，刀声沉缓

如鼓战初鸣；渐而，肉成糜，刀声促密如战士疾行；最后，肉糜浑然，刀声如排山倒海，此起彼伏。厨刀、砧板、肉，共谱一曲厨房交响曲，铿锵有力，节奏分明。拌馅时，肉末与姜末、盐、香葱、槐花交织融合。母亲把发酵好的面团切剂、擀成薄片，轻轻包裹住那诱人的馅料。包好的包子盖上湿布，二次发面。入柴锅，灶下大火熬熊，上汽后蒸制十二分钟，关火再虚蒸三分钟，待那锅盖轻轻掀开，水汽与热量从锅底涌动，一股香气沿着锅沿幽幽向四面漂浮，袅袅上升，弥漫开来。花香与肉香交织缠绵，溢满了整个厨房。

些许水汽携着那浓郁的香气，飘向村庄上空，缭绕在槐花树梢，高高凝聚在枝头，仿佛为那槐花添上了一抹更浓烈的芬芳。这经过母亲精心酝酿的香味，比那初始的槐花香更加醇厚，更加令人陶醉。

当母亲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槐花包子放在桌上时，我们早已迫不及待，不等母亲将蒜泥、油泼辣子与香油精心调配的蘸料端来，便伸手抓起包子，左一口右一口，大快朵颐。那浓浓的香气，顺着口腔流淌，芳香了我们的胃腸。

母亲精心制作的槐花包子，是母爱与槐花共同酝酿的甜蜜的爱的缩影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永恒美好的回忆，总在不经意间勾起我对家对母亲对槐花最深的眷恋。

## 海棠文苑

## 二十四桥断想

赵日超

二十四是中国语文中很美的数字。二十四史，是从大汉到大明最基本 的史书；二十四孝，是曾参、董永等二十四史上有名的大孝子；二十四番花信，是天地间四季常新的花期。二十四桥，则是扬州一座天下闻名的桥。

扬州地处南北中心地带，扬州女人兼备南方女人的柔顺与北方女人的豪爽。生活在二十四桥周边的人是个大族群，这里的人皮肤白皙滋润，身材健美匀称。有人说二十四桥只有一座桥，是隋炀帝在一个月夜里，同二十四个宫女在那里吹箫，所以叫二十四桥。也有人说，相传在唐代一个月光如水，清风徐徐的夜晚，有人见到二十四个风姿绰约的仙女，身披羽纱，酥手托箫，鼓着粉腮，轻启红唇，飘上一座小石桥，那舒缓柔美的旋律，便从那二十四支箫管中缓缓流淌出来。

扬州女人素淡雅致，水灵秀气，袅袅婷婷如轻风摆柳，姿态柔美如沟通南北的长虹卧桥，是世人心中的风景。桥静卧在烟波深处，日复一日渡你到彼岸。行走在二十四桥上的扬州美女血液里流着一种温柔，情怀里有二分轻愁，笑靥里含三春秀色，回眸里蕴四季风流。

二十四桥是用汉白玉砌成的单孔拱形石桥。全

长24米，两端各12级台阶，两边各24根汉白玉雕柱，高、宽各2.4米，台阶24层，与“二十四”对应。桥上雕饰明月图案，典雅秀丽。二十四桥缩短了四面八方的距离。历代文人骚客以至帝王将相，很多人都曾在二十四桥上寻觅过扬州美女的风韵。杜牧诗云：“娉婷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。清初诗人阎尔梅在《惜扬州》中写道：“扬州女儿肌如雪，珠翠罗纨恣蝶裘。”诗人王揆在《广陵赠歌者》中写过“覆额青丝白雪身，樱桃婉转度歌新”。所谓“肌如雪”、“白雪身”，都是形容扬州女子的美丽。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是瘦西湖美女的形象。二十四桥如年轻少妇，是帝王黯然销魂之地。这里有个顺口溜：“隋炀帝下扬州，三千美女拉龙舟。一心想把琼花看，万里江山一旦丢。”当年隋炀帝携后宫数千佳丽到扬州看琼花，不料一去而不回，随行的数千佳丽散布扬州落户生息。“美女基因”从此融入扬州，代代相传，成为二十四桥不老的风景。二十四桥沟通了南北，影响了南北文化，也锻造了南北方不同的品格，把各地的风土人情、生活形态、语言性格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



垂柳 赵江河 摄

## 画堂春·村宴

成建东

花生米嚼酒蛮香。瓜丝炆豆清芳。三友聚餐门口，正谈禾麦繁昌。只因我到喜迎狂。邀我一同尝！

## 父亲的哲学

张明亚

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，至今已有二十年了。然而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尤其是二十年前，我从省城参加完“营以下军队转业干部考试”后，急匆匆赶到ICU监护室探望他时，处于意识模糊状态的他竟一口喊出我乳名的情景，至今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。这些年来，一直想写点文字以表达对他的追思与怀念，可每当提笔，唯有泪滴沾纸，却写不出半个字。

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上有四个姐姐，算是老来得子。他五岁丧父，随着姑姑们陆续出嫁，便与我的“小脚”奶奶相依为命，依靠几亩水田和奶奶做针线活维持生计。高小毕业后，眼巴巴看着同伴去十里开外的乡里继续上学，他在万般不舍中，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务农。在我成长乃至参军前，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，我始终铭记于心。

“生活生活，为了生存就要学会干活。”年少时的艰辛，让父亲不仅学会了坚强，更掌握了诸多生存的本领。父亲好学、悟性高，不仅是干农活的好把式，经他改良的农具也格外顺手。他从未学过瓦工，但砌的灶台秸秆燃烧充分，排烟顺畅，常被邻居请去帮忙。父母婚后，为化解母亲不擅水乡农活的矛盾，同时照顾即将出生的子女，父亲托远在上海的姑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，原打算送母亲学艺，却因“文革”中被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而终止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机器既已买回，父亲便再次请姑妈购来《速成量体裁剪法》《实用服装裁剪》等书籍，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晚上自学裁剪缝纫。从免费替人做起，一步步实践，终成方圆五华里知名的“征大师”。我幼时，他一年最多带过八个徒弟，授徒累计逾百。这些技能常人需专门拜师学习，父亲却全靠自学。苦难是人生之师，正是年少艰辛，铸就了他自学成才的能耐。父亲始终认为做人要正派，不可徇私。过

去生产队记工时，记工员仗着兄长是队长，常为自家多记工分。父亲委婉指出后，对方竟密谋撕毁我家《毛泽东选集》扉页的主席肖像，借检查“红宝书”之名陷害。所幸邻居借来完好的书籍，使阴谋败露。事后，队长理亏，责令弟弟扣回多记工分，改由会计兼记工。全队社员一致推举父亲担任保管员。秉持“遇事不怕事，怕事不惹事，干事不出事”的理念，他经手的物资账目清晰，出入有据。待我考上军校成为干部，父亲仍常来信叮嘱珍惜机会，勿为物欲所惑，力求上进。

婚后头几年，父母因物资匮乏举步维艰。邻居劝他求助江南的姐姐们，父亲却道：“求人不如求己，别人的帮衬只能度一时。”于是闹泥筑圩、割蒲拉虾，凡荡里营生的活计，他无一不干。父亲思维活络，早在七十年代就购半导体收音机获取信息，虽曾被诬“收听敌台”。八十年代，他与人合伙收捕黄、炼铝粉、贩螃蟹，成败参半却深化了对政策的理解。后结合裁缝手艺经营布匹百货，成为全村首个个体工商户，凭货真价实、薄利多销，短短几年跻身“万元户”，获县工商局“信得过个体户”牌匾。

家乡位于“九龙江”溪河南岸，每逢夏季易遭洪涝。1991年5月，我高考预考落榜回乡，恰逢水稻追肥。父亲轻松走在田沟撒肥，我跟随泼水防“烧苗”，却失衡歪倒在秧苗田里。见我“文不文，武不武”的狼狈相，父亲厉声呵斥：“你将来能干什么？”后续割麦时，麦芒刺得胳膊红肿，挑麦把压得肩膀生疼，终让我明白“溪河口水不好喝”的深意，也懂了父亲的苦心。

父爱无言，他以勤劳的双手，为我撑起成年前无忧的天空；父爱有声，他用朴实的话语，向我诠释生活的本质、处事的原则、拼搏的意义与奋斗的价值。父亲的话简单而深邃，每当我迷茫懈怠时，便如一剂清醒针，刺入我的灵魂。

二十四桥，犹如众人乘坐的巨轮，在瘦西湖上航行。阴阳两户，同时开门，船舱一览无余；夜深入眠，舱壁上的书架透音，夫妻的悄悄话，听得逼真。婆媳吵架，涉及邻家隐私，引起风波。孩子们在船舱里玩耍，常常闯开一个个舱门。一次，刚过门的扬州少妇在舱内洗澡，顿使船舱过道上人扭头而行。

扬州风和雨润，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。扬州女子性情温柔，举止婉慧，似单孔桥，汉白玉栏杆，如玉带飘逸，似霓虹卧波。

二十四桥东有贴壁黄石假山，西有熙春台。景区体现了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”的意境，桥上扬州女子如云、水、花、月的神奇。唐代扬州是国中最繁华的城市，清代扬州盐商富甲天下。达官显要，墨客骚人云集，灯红酒绿，笙歌不息。扬州诗书礼仪之家众多，文人士子云集。“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、“千家养女先教曲”，在这样环境熏陶下长大的扬州女子，气质能不充裕从容、兰心蕙质、气韵生动吗？

青山隐隐，二十四桥以其清丽俊爽的画面，迷蒙空幻的意境，浪漫悠扬的情调成为中国江南最动人的风景。

## 梨花灿然开

张 军

天气渐暖，东风掠过华北平原，只一夜工夫，二大爷的麦地边那株老梨树就忽然白了头。

人们的脸上也多了几分春意，是松快的，是明亮的，是解冻后的舒展。麦苗返青了，地里的杂草也精神抖擞地挺直了腰杆，黄土地蒸腾着潮湿的暖气。

梨花从低枝开到高枝，从向阳面开到背阴处，簇簇白花招来了野蜂和粉蝶。在黄土地的素笺上，东风的笔锋饱蘸水汽，大块大块的梨白麦绿，将春之画卷徐徐展开。在布谷鸟的催促声里，在细雨与暖阳的交替中，万物都活泛起来了。

长在平原上的我，是在梨花的注视下长大的。每道田埂，每条沟渠，乃至每株果树，都与我熟稔如故交。每年四月上旬，记忆深处那树梨花总会不期然地浮现眼前。

不错，就是那梨花，二大爷麦地边上唯一的一株老梨树。自打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时起，它年年如期而开。与邻村的梨园相比，它或许单薄了些，我却总爱在树下驻足。二大爷叨着旱烟袋打趣：“这小子跟梨树有缘！”我摸着树干上皴裂的树皮，好奇地追问：“这树是哪年栽的？”二大爷吐了个烟圈，悠悠地说：“娶你二妈那年，我亲手栽下的。”蹲在地里除草的二妈闻言，急忙反驳道：“你可别乱讲！是我怀咱家老二那年，你特意从隔壁村开果园的老陈那里要来的种子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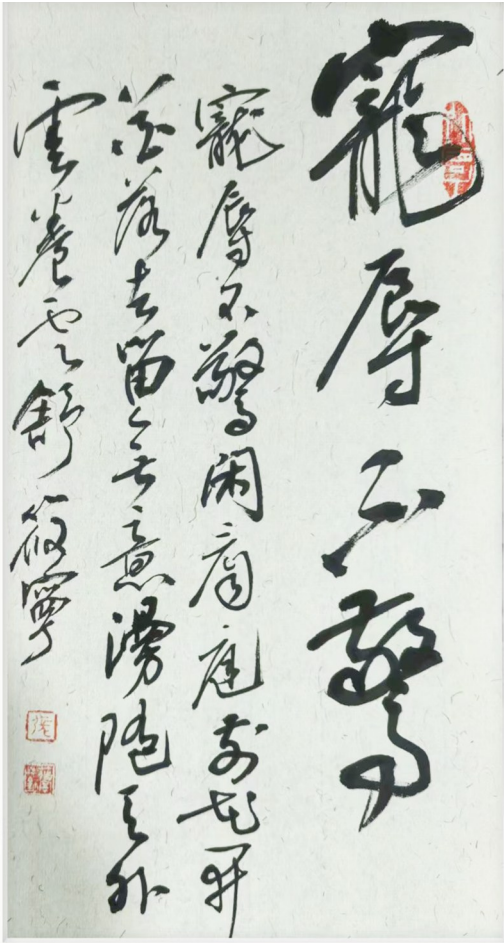
碗口粗的梨树，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麦地头。比起果园里那些修剪整齐的梨树，它的枝干算不得挺拔。但当满树梨花怒放时，我总会没来由地心安，仿佛遇见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，默默立在那儿，让人觉得稳妥、踏实。

梨花素净淡雅，单看一朵或许平常，成片开来却格外动人。对于看惯庄稼的农家孩子来说，开花结果原是最平常的农事。而我，独对这树梨花情有独钟，固执地认为，唯有梨花绽放，春耕时节的华北平原才算完整。

常常，我仰着脖子看梨花。脚边是啃食嫩草的羊群，是围着树干撒欢的柴犬，是三五只掠过田埂的燕子；远处，则是弯腰点种的花甲老汉。恍惚间，片片花瓣如雪片纷飞，整个春天似乎都凝结在这树梨花上……

梨花的花期很短，不过十来天光景。当雪白褪去，我并不觉得惋惜，因为黄豆大的小梨已经探头探脑。待到初秋，拳头大的鸭梨就会压弯枝头。摘下一个啃一口，汁水能甜到心坎里。这时候，二妈总会拄着锄头站在地头，眯着眼朝树上指：“慢着点，慢着点，高枝上还藏着大个的呢！”她却不知道，在那个刚刚过去的春天，我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，望着花间忙碌的蜜蜂，在心里默念：“轻些，轻些，别惊扰了梨花的清梦。”

多少年之后，二大爷和二妈都已变老，那片昔日的冬小麦田，也已变成了土豆的乐园。唯有这株老梨树还站在地头。每当梨树开花的时节，我依然会像儿时那样，静静地望着满树梨花出神……



张筱宁 书



山 居 李凤高 作